中国西部当代小说史论

李兴阳摇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摇图书在版编目 (悦陨孕) 数据

摇中国西部当代小说史论 (员怨怨远~圆园园缘) 辕李兴阳 著援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圆园园缘援

摇陨杂月晕苑原愿员员园园园园园园园园原园愿原愿

摇Ⅰ援中… 摇Ⅱ援李… 摇Ⅲ援①小说史 原西南地区 原员怨怨远~圆园园缘 ②小说史 原西北地区 原员怨怨远~圆园园缘 Ⅳ援……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陨孕数据核字 (圆园园缘) 第 员园园园园园园号

湖北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西部当代小说史论 (员怨怨远~圆园园缘) 李兴阳摇著

出版发行摇安徽大学出版社摇摇摇 摇摇经摇销摇各地新华书店

(合肥市肥西路 猿号 邮编 圆园园缘怨) 印摇刷摇合肥远东印务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摇编辑室 园缘缘员原缘缘园园员员 开摇本摇愿员缘 伊 员园猿圆 员猿

发行部 园缘缘员原缘缘园园源源 印摇张摇员园援缘

电子信箱摇……@……援……援……援

目摇摇录

[员] 摇序摇言摇 (丁摇帆)

[员] 摇绪摇论摇多重文化语境中的西部当代小说

[圆] 摇摇第一节摇西部的边界与西部小说的边界
[员猿] 摇摇第二节摇西部小说近三十年的历史演进
[圆原] 摇摇第三节摇从异域性文化想象到重新发现

[源猿] 摇第一章摇西部先锋小说

[源原] 摇摇第一节摇“叙事革命”的领舞表演与寂寞的迷醉
[缘远] 摇摇第二节摇走向高处的另一种小说写作
[苑苑] 摇摇第三节摇轻柔之手指向存在的深渊
[愿怨] 摇摇第四节摇孤独的神与疯狂的傻瓜

[员园猿] 摇第二章摇西部流寓小说

[员园源] 摇摇第一节摇流徙的生命与漂泊的灵魂
[员园缘] 摇摇第二节摇精神游历者的理性倾诉
[员园苑] 摇摇第三节摇羁旅贬谪者的精神自省
[员园愿] 摇摇第四节摇边地流浪者的生命悲歌
[员园怨] 摇摇第五节摇化剑为犁者的垦边人生

[员缘 摇第三章摇西部乡土小说

[员远 摇摇第一节摇现代性焦虑中的守望与逃离
[员苑 摇摇第二节摇西部社会的现代转型与乡土小说
[员愿 摇摇第三节摇西部自然人文景观与乡土小说
[圆园 摇摇第四节摇西部民俗风情与乡土小说
[圆远 摇摇第五节摇哑默的西部生灵

[圆苑 摇第四章摇西部城市小说

[圆愿 摇摇第一节摇现代性转换中的西部城市书写
[猿园 摇摇第二节摇西部城市生活的欲望化与情绪骚动
[猿员 摇摇第三节摇西部城市知识者的精神迷遁

[猿源 摇第五章摇西部历史小说

[猿缘 摇摇第一节摇多重文化视野中的西部历史书写
[猿愿 摇摇第二节摇历史回望中的“英雄史诗”与“民族寓言”
[猿怨 摇摇第三节摇“民族”与“革命”话语中的英雄
[源园 摇摇第四节摇西部“新历史小说”

[源猿 摇主要参考书目

[源苑 摇后摇记

序摇摇言

丁摇帆

摇摇作为一部地域文学史的分类史，从小说这一文体来详细地分析西部文学的精神与美学特征，它弥补了我们在《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中无法详尽和完善的遗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西部当代小说史论》不仅仅是《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的“子集”，更重要的是，它将粗线条的历时性勾勒进行了更加学理化和学术化的细致分析，使中国西部小说发展的历史线索更加明晰可视。尽管只是对[illegible]的三十年的断代史叙述，但李兴阳抓住了西部文学发展的高潮期，足以将西部小说的繁荣书写出来了。

多重文化语境中的西部小说的定位就确定了此书的基调——“在西部文化的历史演进中，游牧文明成为主导文化形态，而农耕文明也在这里播撒种子；前现代文化还没有消退历史的旧痕，现代文化也还没有形成完备的形态，而后现代文化却已超前登临。”（此书“绪论”，下同）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无疑是准确地概括和把握了西部文学的整体特征，有很高的学术意义和价值。我尤其欣赏李兴阳将西部小说放在一个整体文化语境中考察后的结论："西部小说作为'无法与世界雷同'的这'一个'，在 [illegible] 世纪 [illegible] 年代，便已有意识地从对文化中心的遥望和追赶中艰难而缓慢地转过身来，面向西部大地，唤醒沉睡的西部经验，努力重塑新型。西部小说之为西部小说，在西部'流寓'、'乡土'和'先锋'等几个领域，逐渐有了虽是粗粗长成但颇具西部风韵的审美风貌。"正因为有如此高视点的价值定位，作者才能张弛有致地将西部流寓、乡土和先锋等类别的小说分析得头头是道、鞭辟入里。

站在一个文化的制高点上来看西部小说，和只局限于对具体的文本分析而言，其学术视界显然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兴阳为了使自己不落入文学史的平庸分析的陷阱，便尽量能够从宏观的学理层面入手，再进入中观和微观层面之中。这样，就能够较准确地抓住问题的本质特征。例如他对西部小说新的精神走向的把握就很具有创新性："显然，西部新乡土小说的精神向度与价值选择具有前所未有的多向性。从对城乡不平等关系的追问到对现代城市文明的质疑，从对乡土人生的皈依、亲和到对乡土文明所内含的现代普适性的注目，从对宗教信仰、宗教情感引导现实超越的可能性到对抵御异化的生命神性的崇仰，如此多向度的文化精神开掘，使被异域性文化想象'妖魔化'或'奇异化'的'乡土西部'显露出了亲

切可人的凡俗本相，这其实是对‘真正的西部’的重新发现。需要提到的是，新进的西部作家对自足的乡土人生的多向性探求，大多是以理想主义的乡土封闭形态为基础的，因而在其理想主义色彩的背后，有着较强的保守主义倾向。”无疑，这一概括是贴切而有前瞻意义的。

同样，在对一个命题进行设置和经验性地总结时，不仅需要一个学人对问题的丰富的想象力，同时，更需要他的人文价值立场作为理论的支撑，在论述中凸显历史描述的主体性，不让价值观念淹没在浩瀚的史料之中。在这一点上，全书都有上佳的表现。比如作者对西部城市小说描写中所呈现出来的特点概括就很有独到的看法：“在对中国西部的异域性文化想象中，西部就是原始、荒凉、野性的奇风异俗之地，就是大漠雄风、马背上的厮杀与雪域草原上的生命力的张扬，西部现代城市及其文明则似乎是一个不存在的‘空白’，这显然是对西部的又一种‘误想’或曰‘误读’。‘真正的西部’有大漠、戈壁和荒原，也有自己的现代城市。圆园世纪 怨园年代以来，西部的现代城市随着西部开发带来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强力推进，正加速自身的现代性转换，城市由此成为西部最为重要的人文景观。”这些看似简约的判断，其实裹挟着作者诸多的对整个世界文明进程的牢固的经验性人文价值判断。所有这些人文主体性的价值理念都渗透在全书的字里行间，力透纸背。

李兴阳是一个十分勤勉的学者，他身上具备了一个学者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刻苦、敏锐、严谨、执著。

刻苦是一个学人最根本的素质。但是，在这个连学术界都十分浮躁的文化消费时代里，甘愿坐冷板凳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但是，李兴阳却是一个整天沉浸在书卷中的学人，在他的日常生活序列里是没有“休闲”这个时尚词汇的，从攻读博士到进博士后流动站，他每时每刻都徜徉在学术的海洋之中而不可自拔。他的这种刻苦的精神常常使我感动，当然也感动着他周围的人。大家都说他工作的效率高，出手之快令人佩服，殊不知，在他刻苦勤勉的背后是长期攻读的大量知识资源的积累，由此而支撑着他那片学术的天空，便凸显出了这游刃有余的表象。几年前，在我主持的“十五”国家社科项目《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的写作过程中，他承担了很大的篇幅，既快且细，不辞劳苦，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在地域文学史的写作过程中，大量的原始素材激发了他撰写这本分类史的学术冲动，仅仅用了一年多时间，他就完成了这一并不简约的工程。

敏锐的发现应该是每一个学人具备的先天素养，其实，这种素养往往是与个人开阔的阅读视野以及思维方法的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就此而言，李兴阳之所以能够在许多资料上发现问题，从而敷衍成长长短短的文字，靠的是后天的不懈努力，在浩如烟海的史料钩沉和爬梳中，借镜和参照有价值意义的先进方法，使自己的学术进入了一个自由的王国。这种学术的路数将成为李兴阳受用一辈子的资源，在阅读中发现，在发现中思考，在思考中发现，这种看似单调的知识能量的转换，却是学术研究

中不可或缺的环链，少了一个环节，学术的价值就会降格。

严谨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精神奢侈品了，快节奏的生活已然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浮躁的学术氛围之中，如果还有人能够在自己的文章中“咬文嚼字”的话，那他将是这个时代的另类，虽则是凤毛麟角，但弥足珍贵。我读过李兴阳的文字不下百万，总体感觉他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人，有许多活做得细致而漂亮，是那种令人放心的学人。这当然是与他长期从事基本技能的训练有关，同时，不受文化消费时代的种种诱惑，才是学术严谨的真正定力所在。

执著的学术追求是一个学者必备的修养和终生的信仰，没有这个前提，就不可能在学术的道路上走到底。从这些年和李兴阳的接触当中，我深深感到了一个学者对于学术的敬畏之心。那年，当我在电话里通知他被录取时，那边传来的颤抖的哽咽声并没有引起我足够的惊讶，因为，我以为那里面多少掺杂些许功利的成分。然而，在日后的漫长岁月里，他对时光的尊重，他对学术的景仰，使我改变了初始的印象。多少年来，每每回忆起那一瞬间的感受时，虽不免心中赧然，但更为那年的博士生择优和我们师徒之间的相遇和相知深感欣慰。

李兴阳正值学术发展的黄金时期，能否坚持再坐十年的冷板凳，是他能否在学术星空中划出一道亮丽弧线的关键所在。但愿他能够渐行渐远！

是为序。

[illegible]年 怨月 愿日于紫金山南麓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绪 论

多重文化语境中的西部当代小说

摇摇中国西部，是“山之父”，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耸立在世界屋脊上，雄视莽莽乾坤；是“河之母”，黄河、长江、雅鲁藏布江、勒拿河、叶尼塞河流淌在内陆的腹地里，将不同文明形态的欧亚大陆连接为一体。在父山母河相拥相依的西部大地上，广袤与荒寒比肩、贫瘠与丰饶同在，各色生灵在此繁衍生息，相互竞存。在西部生命的历史长链中，哈萨克、维吾尔、蒙古、藏、回、汉等各姿各雅的民族在此聚居，创造着属于自己也属于世界的文化。多民族文化共存的西部，也是中国文化的“生之源”。在与西部有关的中原文化想象中，中国远古诸神与英雄共工氏、女娲、西王母、大禹、夸父等，大都在这里留下了永恒的“神迹”与“灵光”。而在西部民族的本土文化想象中，也有《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乌古斯传》、《创世纪》等，传唱着不朽的部族众神与英雄。它们不仅是西部小说的最初形态，而且也是其后来最深隐的文化原型。在西部文化的历史演进中，游牧文明成为主导文化形态，而农耕文明也在这里播撒种

子 前现代文化还没有消退历史的旧痕，现代文化也还没有形成完备的形态，而后现代文化却已超前登临。在如此多元的文化语境中，圆世纪 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中国西部小说，不仅有独特的递嬗轨迹，而且其外形内质也逐渐超离异域性文化想象，生长出了回归本土的审美形态。

第一节摇西部的边界与西部小说的边界

西部与西部小说，似乎只是给与中国东部相对的特定地域和与此有关的小说命名，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因为“一旦被命名，它就再也无法与世界雷同。从它被命名的那一天始，它在世界上，便成为一个相对于其他一切的一个。命名就是划分，就是区别。命名之后的任何一件事物，都会在今后的演化中，被明确地得到规定。命名意味着以后的岁月是它自身处于独语状态”。[①] 将某些地域命名为“西部”，这些地域就与其他地域区别开来 同样的，将某些小说命名为“西部小说”，它们就不仅与其它小说区别开来，而且从此失去了其原有的自在状态，成为被“规定”的“这一个”。这种赋值的“规定”，将不仅绵延在西部小说审美创造与审美接受的文化想象之中，而且将直接衍化在各种以认知为目的的言说与话语中。

西部，在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文化语境中，其所指颇为不同。有研究者提出，中国古代无“西部”之说，却有“西域”之称，

① 曹文轩：《圆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圆 年版，第 源页。

而“西域”是相对于中原而言的,即西部地区的意思。其范围,随时代之地理知识及政治势力而异,但总以新疆地区为中心而伸缩,明清时狭义的“西域”基本上指新疆及附近地带。① 在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话语中,不同历史时段的“西部”概念,其指涉的范围也有宽窄之变。“我国从制订第七个五年计划开始,把全国划分为三个地带:东部沿海员园个省、市、自治区(包括海南省);中部怨省、自治区;西部员园省、市、自治区(包括重庆直辖市);西部的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 缘源豫,人口约占全国的 圆源豫,已探明的主要矿产资源总值约占全国的一半。”②至 圆员世纪末,由中国政府主导的“西部大开发”中的“西部”所指的西部,比上述范围要宽一些,包括西南 缘省区市(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西北 缘省区(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和内蒙古、广西以及湖南的湘西、湖北的恩施两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被简称为“员员加员圆”。西部地区的幅员面积也增加了,大约有 远源缘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苑远豫 。员怨怨怨年末,西部地区总人口约 猿源缘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圆怨豫 。在有关“西部大开发”的研究中,“西部”边界多以“员员加员圆”为其阈限。在讨论西部开发及其边界的阈限问题时,美国的“西进”运动常常成为参照。

美国的“西进”运动是一场使“美国真正成为美国”的西部开发运动。独立战争胜利后,美国政府于 员苑愿缘年和 员愿园远年两次发布文告鼓励向西移民,并将土地无偿地提供给战争中的功臣们。在起始于 员愿世纪贯穿于 员怨世纪的“西进”运动中,大批

① 赵宗福:《论清代西部旅行诗歌及其民俗影响》,《西藏大学学报》圆园园员年第 源期。

② 方立主编:《中国西部现代化发展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 员怨怨怨年版,第 猿页。

白人移民纷纷西进，并在西进的途中大量地掠夺土著的土地。而随着他们对西部的开发，作为文化概念的西部，不断西移。后来由于西部疆界的基本固定、农业机械的使用改善了土质以及城市工业化的发展等诸多原因，到 [illegible] 年西进运动正式结束，但西部的开发和建设一直持续至今，从未终止。美国的“西进”运动是一种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和社会迁徙运动，它不但对于美国工业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对于美利坚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对于美国思想文明的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有论者提出，“[illegible] 世纪末到 [illegible] 世纪美国的‘西进’运动，既是一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正式确立的过程，资本主义民主不断发展并走向成熟的过程。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民主，显然属于文化范畴。”[①]与之相似的是，中国当代的“西进”运动，从一开始就指向“现代化”，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而对这种具有“现代性”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追求与创建，自然也应该属于文化范畴。“因为从广义上说，一切开发从根本上说都是文化开发。文化作为人与自然分离的一种形式，在不同的国家、民族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由此延存和发展为对各自存在的认识和态度，对风俗习惯和宗教传统等整套自觉行为的控制机制，但就其用来为自己的生活赋予形式秩序和目的方向这一点来说则是一致的。西部大开发固然落实在经济，体现为物质，但这开发的主体是人，人用一定的思想、制度，一系列的计划和战略来落

① 汪涌豪：《西部开发的文化发展战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理论处编《西部开发与中国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illegible] 年版，第 [illegible] 页。

实和实现这种开发，所以说它从根本上关涉文化，体现为主体的人对文化的一种评价与选择”。[①] 有论者作了更为绝对化的推论：“没有不是或不同于文化开发的开发，只有不同的文化开发；没有不是或不同于文化战略的开发战略，只有不同的文化战略。各种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等级的开发实际上就是实现各种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等级的讲究，从而都是文化开发”。[②] 西部文化开发的资源，有外引内掘两个途径。就内掘而言，“西部有丰富独特的文化资源，既悠久又自成体系，如黄河文明、巴蜀文化和滇文化等都有几千年的生成发展历史，且与吴越文化、荆楚文化、齐鲁文化、中州文化和三晋文化相比较，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品格；而历史上民族流动造成的多种文化的交合，又形成了类似河西走廊、藏彝走廊、茶马古道等多个民族文化融合共生的次生带”。[③] 这里讨论的虽然是西部传统文化资源问题，但其对西部地域文化的板块区划与类属指认，则从文化的角度界定了西部的边界。这种界定与从政治经济角度所作的界定具有一致性。不一致更多地出现在有关“西部文学”的讨论与研究之中。

在“西部文学”研究中，中国“西部文学”中的“西部”，其所指的范围至今没有形成定见。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几种看法：

---

① 汪涌豪：《西部开发的文化发展战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理论处编《西部开发与中国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illegible]年版，第 [illegible]页。

② 刘永富：《对西部大开发文化发展战略的哲学思考》，《唐都学刊》[illegible]年第 [illegible]期。

③ 汪涌豪：《西部开发的文化发展战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理论处编《西部开发与中国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illegible]年版，第 [illegible]页。

其一，指西北缘省区，成为大西北的代称；其二，指新、甘、青、宁、藏缘省区；其三，指新、甘、青、宁、藏和内蒙、陕西西部；其四，指新、甘、青、宁、藏和内蒙；其五，指前述“员园垣圆垣圆”所指认的范围。这里不一一置论，仅对其中有较大影响的几种观点予以简单的评介。较早对“西部文学”的西部边界进行研究并有影响的是余斌。他认为，“西部文学”中的“西部”应是指新、甘、青、宁、藏缘省区，其理由基于民族地理与文化地理两个方面。“从民族地理讲，湟水流域（青海湖以东）及渭水上游地区（甘肃黄河以东地区），乃是当今汉藏语系诸民族在历史上先后分手的十字路口。发祥于湟水流域的古羌人先后分为三支：一支奔青藏高原，发展为今天的藏族；一支沿川西走廊南下，发展为今川西及滇西北藏缅语族各民族（其中一部分古羌人半路留下，在岷江流域发展为今天的羌族）；最大的一支（炎帝族）越黄河沿渭水东徙黄河中下游，与其他部族（黄帝族）等融合为今天的汉族。”另一个方面，“从文化地理讲，也不应将黄河以东的甘肃汉东地区和陕西划入西部。人所共知，西安是我国最著名的古都，先后有员员个王朝建都于此，历时长近千年，它与黄河中下游的洛阳、开封连成一线，构成我国古代的文化之轴。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所代表的地域虽不能完全确定，但据专家研究，占《诗经》篇目总数百分之四十的《周颂》、《秦风》、《大雅》、《小雅》、《豳风》所指地域，基本上都在关中平原及其周边。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中国的文化中心逐渐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移动，陕西及甘肃汉东地区也就被默默地划入了西北的地图。但这一地区毕竟与真正的‘大西北’有所不同，故解放前有‘内西北’之名特称之。如果再考虑到汉文化特有的戏曲的地理分布，注意到秦腔不但是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而且在作为秦腔摇篮的

‘内西北’以西再未出现过别的戏曲剧种这一事实,那么……陕西就不宜划入西部了。陕西作家很多,‘东部意识’又强,不特虎视(潼)关东,直欲问鼎京沪……关于西藏,无论自然地理还是人文地理,与青海本为一体,限于篇幅,不赘。据此,就可将文学‘西部’的范围界定为甘、宁、青、新、藏五省区,其自然标志为黄河的第一个南北走向段和川西走廊。这当然是象征性的粗线条。对文学本身的研究则不必过于拘泥”。① 肖云儒在基本赞同余斌的界定意见的同时,增加了内蒙和陕西西部,即“西部文学”中的“西部”应指新、甘、青、宁、藏和内蒙、陕西西部。他认为,如同“美国西部地区的划分是一条南北走向的游动的线”一样,中国“‘西部’是个相对的概念,又是一个含义不断变化的概念,‘西部’是相对于中部、东部而言的,一般来说,中部指国家、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部分。相对于这个部位,西部指与中心部位相比,政治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正在开发或等待开发的西部息壤区,而中部所指属的地区,实际上是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发展的起落不断变化的,我们在界定西部时,也就不能以一种固定的眼光代替变化的历史进程”。肖云儒力主将陕西西部划归“西部”,其理由如次:一是“从西部文化的主要特色看。西部文化最主要的特色是板块结合色彩交汇(这点后面要展开谈)。陕西和甘东不仅具有这种交汇文化的典型表现形态,而且是形成整个西部文化这种特色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从陕西和西部各省汉族的民族来源、生活习俗、文化艺术影

① 余斌:《论中国西部文学》,《当代文学思潮》1988年第5期。

响看，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陕西事实上与整个西部结成了一体”。[①] 在西藏文学归属西部文学的问题上，余斌、肖云儒与多数论者的看法相同，但西藏文学界却更愿意从泛西部的言说中划分出来，特别强调自己的独特性：“把西藏文学划归为‘西部文学’是不应该的。西北地区的历史、文化、经济与中原联系很密切，西北地区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经济向西方世界最早敞开的窗口，而西藏高原相对来说是封闭状的。尤其这里全民信仰和喇嘛教的特点，更是有别于其它的省区。生活在这里的作家，不管是藏族还是汉族，感受和‘西部文学’或者其它省区文学的作家是不一样的”。[②] 在归属上虽然观点不同，但其中所蕴“边疆文学”以独特地域旗帜挑战京畿文学中心地位的心态，则是一致的。如韩子勇所说：“关于‘西部文学’的提法，更多地是出于策略上考虑，是文学的‘边疆政策’，是为对京畿的文学中心地位提出一种挑战，从而获得某种格外关注。”[③]

比较起来，著名学者丁帆在《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中所作的界说最有学理意义。丁帆认为：“这里所讨论的‘西部’，是一个由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等因素构成的独特的文明形态的指称，与地理意义上的西部呈内涵上的交叉。它的边界和视阈，既不同于地理地貌意义上的西部区划，也不同于以发展速度为尺度所划分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它是以西部这一多民族地区所呈现出的生产方式、文化、民族、宗教的多样性、

① 肖云儒：《中国西部文学论》，青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 页。

② 《“西部文学”和西藏文学七人谈》，《西藏文学》****年第 期。

③ 韩子勇：《西部汉文学：文化的接触和影响》上，《中国西部文学》****年第 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